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騎膊馬上一層樓

王之渙 (688年-742年)《登鸛鵲樓》有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筆者猜想中國內地的中學生該有一半以上都讀過這首五言絕句，香港年輕一代就不敢說了。因為「課程改革」，由2006年至2016年的香港中學會考(2012年改稱中學文憑試，略相當於中國內地的高考)取消了考核古詩文。既失去考試價值，學生就少有動機去背誦優質古詩文，由是出現了十年斷層。許多香港小孩便滿足不了教育家季羨林(1911年-2009年)對二十一世紀中國小孩的要求，就是起碼背200首詩和50篇古文。今時十來歲到30歲的香港「下一代人」有沒有超過一半，知道站得高才看得遠、知道要不斷地要求自己「更上一層樓」？

「人類之所以進步」真的如作家倪匡所說「是因為下一代人不聽上一代人的話」嗎？筆者不贊成「倪粉」完全不咀嚼消化便照單全收！這法螺吹得極響，但是不必、更不可認真！光「不聽話」就可以帶領人類進步，不是把世事看得太過簡單了？那是黃之鋒(1996年)、瑞典環保小公主通貝理(Greta Thunberg, 2003年)之流在發白日夢而已！

如果「下一代人」多讀科幻小說就崖岸不高，連「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都不知，可能就更不知牛頓(Sir Issac Newton, 1642年-1727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牛頓是英國劃時代的偉大科學家、人類文明史上其

中一位影響最深遠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英文原句是：「If I have seen fu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y standing up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中譯多是：「如果我看得比其他人遠，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個「giant」不光是童話、神話入面的巨人，還可以是「偉人」、「巨匠」。牛頓的原意是說明他看得遠，全靠借助前賢的真知灼見作為做學問的基礎，便用站得愈高就看得愈遠來比喻。如同我們廣府人的「騎膊馬」。年輕爸爸讓年幼子女穩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坐得高便看得遠。帶領人類社會進步，或者僅僅是跟得上時代的步伐，絕不是靠盲目反對某些「上一代人」就可以成功！

黃之鋒、通貝理這類「下一代人」真的光靠「不聽上一代人的話」就能成名嗎？實情是絕對服從了背後操控他們的一小撮「上一代人」，然後跑出來公開而高調地反對其他「正在掌權的上一代人」。黃小弟在他事業的最高峰時，連反對派上一代、上兩代的政圈元老都全然不放在眼內！通貝理小公主之輕慢世上主要國家的政府首長，更是家常便飯了。

寄語「香港下一代」，如果你沒有給背後的「上一代人」欽點你當什麼「學運領袖」，再給你海量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你便妄想去靠「不聽上一代」、「反對上一代」便能帶領人類(或國家、或社會)進步，恐怕結局會是落得個「退無死所」呀！先「上一層樓」才是正經。



人生漫遊處 童童

瀟瀟的暑假書單

瀟瀟是班裏最古靈精怪的女生，沒有之一。

她常常給我這個班主任出主意，比如，在得知年級要舉辦數學競賽時，她氣喘吁吁地跑到辦公室找我，「老師，劉小明和王小帥最近在鬧彙扭，你可不可以安排他們一起參加數學競賽？因為我看男生都很容易在合作中慢慢地和好。」我故意逗她：「你是女生，如何知道男生可以和好如初的秘密？」她忽閃着大眼睛，字正腔圓地答：「因為他倆學習成績好，我都喜歡。觀察得細，就什麼都知道。」說罷還衝我做了個鬼臉。我暗暗驚訝於這個14歲小姑娘的善心和洞察力。當然，瀟瀟的辦法還是很管用的，班級裏學習成績最好的男生在競賽中聯手，一舉奪魁，為班級爭了光，兩個人心中的芥蒂也一掃而空。

某天放學，瀟瀟又大咧咧地找到我：「老師，作為一個乖巧又想方設法幫老師解決問題的女孩子，是不是可以給個大大的激勵呀？」我嘆息一笑，一邊問她想要啥禮物，一邊伸手幫她把頭頂的蝴蝶結正了正。瀟瀟認真地說：「你幫我開個暑假書單好嗎？」這下子輪到我認真起來了，「中文科不是統一布置了暑假裏的閱讀要求嗎？怎麼還要我開書單給你？」

瀟瀟狡黠地笑了：「我知道

你在報紙上有專欄，每個星期我都看，我是你的小粉絲呢。不過，專欄裏有時候你會提到一些書籍，似乎並不在課本的範疇，比如《傅雷家書》。我想，如果這個暑假，你可以開個書單給我，我盡量都讀完，我的中文閱讀和寫作，一定會提高一大截呢。」

原來，古靈精怪的瀟瀟這麼有心！我思索片刻，當即寫了一個書單目錄給她。她看着看着，又蹙起了眉，指着上面的幾行書名問：「《圖解時間簡史》、《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這些書似乎跟文學沒什麼關係呀。」我心有所動，不禁反思起中文科教學過程中，有時候過於看重文本的分析、文學素養的培養，這固然是中文學習的目的所在，但從閱讀的角度，恰恰要讓孩子的視野和眼界豐富起來，才是閱讀的根本目的。而教學活動，有時難免陷入功利主義的局面，讓孩子們更關注的是考試和成績，所以瀟瀟才會對書單裏的書籍產生疑惑。

我告訴瀟瀟，既要讀文學的、歷史的，也要讀一些經濟的、政治的、自然的，「即便你決定長大後做一名作家，也要有開闊的事業和知識面，特別是我們要保持對世界不斷深入的認知，就必須對盡可能多的知識領域保持好奇心。」瀟瀦點點頭，把書單小心翼翼地裝進書包裹。



心窗常開 潘金英

六藝相伴 優雅老去

古有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但知否今日有新六藝，完全不同嗎？

長者退休，宜讀新六藝。禮(長者保持社交)、樂(心境快樂)、射(專注，每天有小目標)、御(運動)、書(學習)、數(有樓搵手，有存款數目)。

方素珍的繪本《外公去上學》，寫外公上學的故事；我有長者朋友去學講故事、學蜀綉、學包糰、學湊孫等，課堂多元有趣。活到老，學到老，我們要老得好學，老得優雅，人生下半場才過得更有意思！

新六藝中，書指學習，《外公去上學》故事講小丁子的外婆去世後，孤獨的外公就病了。外公常獨自默默坐在角落不說話。媽媽幫外公報名上長青學堂，和小丁子同同學，外公開心和大家一起學畫畫，還認識了豆豆的奶奶。現在外公好像比小孫更愛上學呢！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六藝中首位「禮」，就指長者保持社交的重要，有社交識朋友，分享互動，心理健康有生氣，人就快樂！「射」指天天有小目標，是養成自強不息的動力！「御」是運動，幫助長者保持骨節靈活。而「數」最現實，所謂有樓搵手，不怕有瓦遮頭。購港樓難，但置內地樓，夢想卻可達到。

香港人口老齡化，現時全港65歲或以上長者有135萬人，佔總人口超過兩成！但本地在房屋、福利、醫療上卻難以負荷；長者退休後較難在人生下半場享樂。我有老友退休揀在灣區內地城市置物業，謂生活有六藝，樂活有逸趣。

他把眼光投向中山，因它在城市幸福指數、宜居及空氣質素等方面都名列前茅。對比起珠海及深圳等熱門置業區，中山樓盤每平方米由約2至5萬元人民幣不等，入門門檻相對便宜，更具升值空間，老友看好中山之發展，和親友購入了多個物業。他認為中山在醫、食、住俱好外，又有好環境做運動，正啊！老友已融入內地生活圈，住在中山講粵語、食粵菜，毋需更改習慣，樂享養老。識他的好友紛紛仿效，也開心購買了近他的樓盤，想與他為鄰呢！

老友退休有六藝相伴，生活闊拓了，既可在中山享受休閑生活，又能常回香港家看看，一旦疫後通關，兩地往返交通稱便。

長者有新六藝，退休生活更舒適有活力，我很認同。你呢？如英雄所見，認同的話，也請來好好部署吧！



《外公去上學》書影。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法國亞爾薩斯美食在香港

一位住在上環的法國朋友，竟在一小街發現一間以法國東部省份亞爾薩斯(Alsace)菜式招徠的小餐廳，立即約我前往「試菜」。因我年輕時曾在該省的首府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 即歐洲議會所在地)唸書，對當地文化美食十分懷念。香港真是個寶地，小小城市容納著世界各地的文化，許多都不為大眾所知，要你去發掘。

亞爾薩斯位於德國邊境旁，並與瑞士接壤。我當年便經常乘公車到德國去買廉價食物；周末去瑞士享受下午茶；冬天到羅納-阿爾卑斯山地區(Rhône-Alpes)滑雪。它在歷史上先後被德語系的神聖羅馬帝國、法國、納粹德國佔領，二戰結束歸屬於法國至今。所以在該省處處可見日耳曼文化，我也乘便修讀了一年德文課。

由於歷史和地理關係，當地的地道菜式跟法國相異，當中最著名的傳統美食是酸菜醃肉香腸鍋(Choucroute)，那道酸菜是以捲心菜醃製。有說是戰爭期間，食物短缺且難以保存，士兵們在中國學會了醃菜而成為當地保存食物的方法，但亞爾薩斯人會說是中國從他們那裏學會醃菜。另一樣名

菜是亞爾薩斯砂鍋燉肉(Alsatian casserole)，我在香港的食肆嘗到紅酒燉豬臉(Joue de Porc Pinot Noir)，鬆軟香濃令人回味！

Tarte flambée alsacienne也是當地的地道美食，類似方形的大型薄餅，皮薄香脆，連同邊蓋滿的各類蔬菜、草菇、洋蔥、煙肉等用料，常不經不覺便多吃了。亞爾薩斯的多產Pretzel麵包，是外皮撒有岩鹽，內裏柔軟、表面微脆的鹹味包，受德國烘焙影響。

浪漫的萊茵河流經這省，加上涼爽溫和大陸性氣候，適合葡萄生長，釀出果味清香的優良乾白葡萄酒Rieslings，以及高度芳香的Gewürztraminer葡萄酒，還有汽酒，另這裏釀造的粉紅酒Rosé也是我的至愛！



◆法國亞爾薩斯省美食。作者供圖



百家廊

秋也

鄉間的葫蘆

春天去河邊散步，看到籬笆上懸掛著許多無人採摘的葫蘆，已經霉跡斑斑。

我砸破一個，挑了幾顆霉得不太厲害的種子，隨手挖個坑，埋了進去。過了很久，它在我快要失望的時候，才出了兩棵醜兮兮的小苗。

「5月上不牆，到老沒指望。」老人們說，瓜秧進了5月門，還爬不上牆頭，很難成器。我有些忐忑，又不忍丟棄，就把它栽到老屋的屋簷下。這地方背風向陽，葫蘆苗得了天時地利，長得很快。我在天台下垂下一根繩子，它不失時機地抓住，「蹭、蹭、蹭」往上爬，幾天就攀上了房頂。

它好像知道我心底的忐忑，在離天台有1米遠的地方，先結了一隻葫蘆，表白自己生育能力正常，可以結一堆葫蘆，供我裝酒、存錢、挖麵、舀水。農耕生活漸趨漸遠，葫蘆的價值也由實用性向欣賞性轉變。袖珍葫蘆、長把葫蘆、亞腰葫蘆、異形葫蘆……形相迥異的葫蘆，被清供在文人的書齋；長瓠子去了廚房，這種小時候家裏種過的，皮厚瓢甜，到霜降才開口說話的瓢葫蘆，已經失寵很久了。

我是個健忘的人，放菜種無論多麼經心，種菜時照樣找不到菜種，經常急得團團轉。父親有絕招，用葫蘆來盛菜種。他是開菜種的好手，每到秋天，小小的園屋裏，生菜種、油菜種、菠菜種、茼蒿種……躺在不同的葫蘆裏，懸掛在屋樑上。一群葫蘆，成為菜種們躲避老鼠，穿越寒冬的生命之舟。到了春天，有鄉親來討菜種，父親總是樂呵呵地慨然相送，然後把空空的葫蘆掛起來，等待下一個秋天。

母親的葫蘆瓢，則用來裝米、盛雞蛋、挖麵。發麵時麵粉不夠了，母親就會打發我拿上葫蘆瓢，去鄰居孀子家借一瓢，磨

了麵粉再裝上頂尖一瓢，給還回去。人家送來一瓢瓜果李棗，她歡歡喜喜收下，又在瓢裏放上幾個土雞蛋，讓來人帶回去煮給小孩吃。小瓢進，大瓢出，是母親的為人之道。每一隻葫蘆瓢都記得，母親曾用它給多少鄉親送過紅糖、小米和土雞蛋。鄉間的風土人情，在這不起眼的一送一還中，生生不息；每一隻葫蘆瓢，在鄉村的歷史長河中，都承載著滿滿的善意和溫情。

我家的水缸裏，常年漂著一隻葫蘆瓢。我們從小沒有喝開水的習慣，在街上玩渴了，回到家掀開高梁桿蓋頂，舀上半瓢井水，咕咚咕咚灌下肚，甜津津涼絲絲的，帶著淡淡的葫蘆香，每一個毛孔都會舒爽無比。

我小時候個子矮，從10歲出頭開始挑水，只能挑半擔，要把擔肩上的鐵鏈子折過來，掛在擔肩上，水桶才能離地。後來長高了，能挑一擔水，走路的時候水卻老是不安分地往外跳，父親教我把葫蘆瓢扣在水桶裏，就制止了水的騷動。後來父親在我家菜園裏挖了一口甜水井，有人來挑水，忘記帶葫蘆瓢，父親就會拿出一隻，扣在人家的水桶裏。人家推讓，父親就會說，反正是自己種的，抽空管理而已，時間又不用花錢買。葫蘆隨遇而安，從不挑揀土質和位置。院子裏的麥草垛，是葫蘆的好陽台。在草垛邊隨便栽下棵葫蘆，它就能自己拽著麥秸，爬到草垛頂上去。進了立夏門，草垛就變成一個綠茵茵香噴噴的大蘑菇，披著軟軟絨毛的葉子，亮著月光白的葫蘆花、慈頭慈腦的葫蘆蜂，是夏秋農家院裏的一景。傍晚，一家人其樂融融地在院子裏吃晚飯，有許多話，會被葫蘆偷聽，吸收了去。

老屋麥秸草鋪的房頂，也是葫蘆理想的婚床。被時間和雨水做舊的屋頂，輕輕托著葫蘆軟軟的腰肢，讓它在自己身上攀爬，像縱容淘氣的孩子。葫蘆蜂在雄花和

雌花間鑽進鑽出，小葫蘆就坐住了，慢慢褪去絨毛，長成溜光水滑的大葫蘆。葫蘆在房頂上奔跑，曬足了太陽；屋頂在綠色的花傘下，吸納著陰涼。這樣兩全其美的事，誰都能算對眼。因此那時誰家的屋頂，都是葫蘆的天堂。

春天，要是哪個粗心的婆娘忘了育葫蘆苗，就去左鄰右舍家討來栽上。院牆是共同的，兩家的葫蘆爬上去，你纏我，我纏你，分不清彼此；屋頂彼此接壤，葫蘆秧「越界」是常事。秋天摘葫蘆的時候，鄰居們常常為幾隻葫蘆讓來讓去，讓出一團和氣來。過了寒露，母親踩著梯子爬上房頂，把葫蘆摘下來，用針扎一扎它們的肚臍眼，扎不動就是熟透了，可以刮去皮，鏟開做瓢，或者整個兒曬乾做容器。把鋸開的葫蘆放到大鍋裏，要煮半個小時，曬乾了才能結實耐用。刮下來的葫蘆瓢，我們叫葫蘆肉，切上點肥豬肉，或者砸一點花生末，油開了放進去炸至金黃，再把葫蘆肉放進去，在大鍋裏燉，鍋邊貼上一圈風干玉米麵餅子，吃起來鮮香柔韌，別有風味。隔著院牆遞過去一碗，兩家的飯就變成了一家的飯。

今年葫蘆大豐收，滿滿當當地佔了半個院子。給它們刮皮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父親。為了我們都能擁有一頭茂密的頭髮，他曾經拿著剃頭刀，在葫蘆頂上苦練技藝。當他自認技術過硬，要給我們剃光頭時，已經知道愛美的我，堅決不讓。父親很生氣，打了我一巴掌，便饒了我的頭髮，轉身去給左鄰右舍的孩子們刮光頭，刮出一頭頭烏黑茂密的植被來。這是父親唯一一次打我，卻讓我後悔至今，假如我當時乖乖地讓他刮幾次光頭，說不定現在的頭髮會跟韭菜一樣粗壯，用不著掉一根頭髮，也跟丟了一根金條似的了。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朱克伯格的抖音夢

上集說道自稱是「半個中國人」的「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是個認真的「微信粉」。但其事實並非不止於此，礙於篇幅，當時有個情況沒展開——他也是個「抖音粉」。而且，在「粉抖音」這件事上，他並不孤單——另一位硅谷傳奇大佬，Facebook、也即現在Meta的CEO朱克伯格，對抖音也是情有獨鍾。

從去年開始，Meta相繼在Facebook和Instagram推出自家版的短視頻功能Reels，說「致敬」也好，說「硬撼」也好，總之和TikTok(抖音的海外版)不能說是毫無關係，只能說是真挺像的。而最近，在朱克伯格的推動下，Meta決心再上層樓——一份外流的內部備忘錄顯示，Facebook未來在推送算法上也將更趨近抖音。

說得更詳細一些，過去的Facebook主要優先推送人們已經關注的賬號動態，而未來，將變成像抖音一樣推送大量「無關聯陌生人」的狀態。此外，Messenger和Facebook也打算從現在的獨立狀態合併，以達到TikTok中「消息」的功能。同時，Facebook會把短視頻Reels定成重點發展對象，不僅要有，更打算將其融進各個板塊裏……這一大堆綜合起來就很明顯了，朱克伯格對抖音的重視絕不僅僅是一個短視頻功能而已，他已經把它上升到了戰略層面。

其實也是情理之中。

對於伴隨著「Facebook」成長起來的那代人以及「前Facebook世代」的人來說，感覺可能沒那麼強烈，但事實上，「中老年」已無可替代的Facebook，如今正被青年人逃離。數據顯示，

Facebook上的互動，有超過60%是來自45歲以上的用戶，這有點像微信朋友圈和QQ，也有點像廣場舞和英雄聯盟——你以為為後浪們都和他們興趣一樣，但其實人家有自己的一片天。

到了Facebook這裏，後浪們的那片天就是TikTok。

數據顯示，去年有10億人在狂刷TikTok。乍看這數字似乎也沒那麼了不起，畢竟Facebook和Instagram的用戶量分別是它的3倍和2倍。但是，這「10億」的含金量卻著實讓人震驚——具體體現在用戶黏性、增長速度以及年齡構成上。以美國為例，一個安卓用戶每月刷TikTok的時間長達29個小時，同比增長26%；而在Facebook上的耗時只有16個小時，同比下降8%。蘋果用戶更甚，今年第一季，蘋果手機用戶平均刷TikTok的時間比Facebook多了78%。而蘋果用戶意味著什麼？——更年輕的人。

當這一切轉化成效益後，讓朱克伯格壓力更大。有預測稱，TikTok今年的收入有望增長兩倍，達到120億美元，而重點是，這距離它開始發布廣告只有短短3年。TikTok這個新生力量，正在朝撼動Meta網絡廣告市場霸主地位的方向前進。

面對新銳的挑戰，老牌霸主的常規策略之一就是「抄作業」，用自身龐大的用戶量捲走新業務的市場份額，內地的「雙馬」巨頭如此，國外的小朱也是如此。

只不過，加個短視頻功能只是升級了下半身，無甚大礙，但若改變了算法，則會顛覆Facebook多年來安身立命的基礎理念——社群間的聯繫。這真的好嗎？或者，這真的行嗎？



信而有征 劉征

唯物主義愛情

李至穎就坐在我對面，穿著黑色的背心，一條屎黃色的沙灘褲。他開始講述自己的初戀：「我曾經喜歡過一個女生，那時候我正準備高考。我媽以為我在房間裏複習，其實我是在跟女友聊天。我們每天晚上11點開始聊，一直到凌晨4點。每天如此。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訴給她的閨蜜，我當時就是簡單地覺得這樣不行。結果，我女朋友再也沒有聯繫過我。我倒也沒什麼感覺。只是不知為什麼，我的心卻好像一直被什麼壓著，透不過氣。不想學習，不想見人。我於是跟我的朋友們說，如果在街上我沒有和你們打招呼，你們也不要和我說話，因為我誰也不想理。7月份高考，我考得很差。去了大學，也只是報了個到，軍訓都沒有參加。我媽看到我這樣，就對我說：『出國吧，換個環境。』從那時候起，我才有了出國的念頭。」

李至穎就這樣平鋪直敘地描述著他的初戀，當中沒有任何有關情感詞的，全都是事實和事實的細節。但是這樣一段故事的背

後，隱藏著他如何地愛著對方，對於兩人關係的戛然而止他是如何地捨不得，作為一個正在經歷初戀的年輕人，他既不知道這就是愛情，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失去愛人以後的痛苦，以至於他自閉了。

初戀就這樣被完整地描述出來。甚至於，對於聽眾來說，一種叫做愛的感受因為並不是對方在談話的過程當中強加於你的，不是從一種很明白的、一般化的、普通的詞到達一種意指，所以它似乎變成了一種授權，讓這愛情和失戀變成了一個發現，你因此可以主動地參與到這個事件的細節當中去，並很不得立刻告訴對方：「你沒發現這就是愛情嗎？」

於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愛情就在這種描述方式當中誕生了。它來源於一種純粹的事務性描述。只描述，不總結。講述者將物上升到精神這個最後一步的權利讓渡給了聽者。這個關於愛的印象並沒有因為他剔除了所有情感的部分就變得不可理解。故事作為一個本體，是被完全自然地給與了。

這是一種肉眼可見的方式。在體驗之初就已經蘊含在行動當中。即便經過了這許多

年，當對方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你依然能夠得出判斷。因為，其實倒不見得是他講述的方式很特別，而是這件叫做初戀的事本身所具有的牽動情感的程度本身決定了這件事的走向，它的過程也許因人而異，初戀這個概念也沒有被提到，可是正是這個未提及的概念決定了一切。也就是說，早在一開始，這一切就存在，無論你意識到還是意識不到。

只是，講述細節顯然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情節讓那個叫做初戀和失戀的痛苦隱隱約約，雖未打現，卻有被聽者凝聚為一種觀念的力量。這直接呼應了對愛的承認，它屬於所有人。既然如此，當聽眾聽到這些話的時候，他自然就會想像出一段愛，並將這個被自己發現了的概念對應到自身。於是，聽眾就獲得了雙份故事，一個是講述者的故事，一個是聽眾自己的故事。他們的共鳴不是簡單地因為某一個一般性的、抽象的詞彙達到共鳴，而是因為各自差異的不同故事指向了同一個情感的對象而引起共鳴。移情在不知不覺當中自然發生。這場關於愛情的談論因而瀰漫著一種氛圍，令談話雙方都很陶醉。